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明吳戴文光周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叅定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嬖之子四歲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三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

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

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

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

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

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敘事能品

登成也不與其專
邑叛君故使彭城
遷繫宋且以成宋
志也

徒兵步兵也

為韓厥援

呂留二縣在彭城

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郛。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郛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

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

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巳丑。葬

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

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踰音昆

以彭城故

正輿子萊大夫
夙沙衛齊寺人以
索賂衛以索擇好
者至百匹之多
亂而不慎曰靈
檟梓屬櫬棺也頌
琴琴名猶言雅琴
皆欲以送終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
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
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

借偏也
宗婦送隣葬非禮也

辭今妙品

晉楚爭鄭二十四

息肩欲避楚役也

非異人任言非為

他人祇為我耳力

救鄭之力言盟誓

之言雖親也不以

效而肯之免其背

弃之愆也以在殯

故曰官命不欲違

成公意

議論能品

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
弱城東陽以偏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

言。其誰睨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

嚴子善審勢遂以制鄭崔子之言叛晉之謀也

多用之字文勢欠稍是未鍊處

請齊會城虎牢以觀其志不從將伐之

晉楚爭鄭二十五

楚國無失刑所以又強

武子曰善。鄙之會。吾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表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秋。

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

簡選練也鳩茲吳邑今無湖有鳩港湖州南有衡山組甲漆甲成組文練

練袍也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

辭令具品

稽首事天子禮

讐謂齊楚

叙事議論能品
嗣代位者

夏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附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

午奚之子

赤字伯華職之子

偏屬也

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歿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辭令具品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於

不易多難也

形音而水名

辭令妙品

齊曰寡君使甸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甸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郕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

必自來陳辭何辱君命使人執之

先虛後實先寬後緊一步緊步文之極有律者

以及至于中藏幾轉耐人深思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請祈相諒也
反役羣臣旅會也
禮食特設禮食以
顯絳也 張老代
絳士富代張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

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

圍項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

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

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

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議論能品

比喻非倫其言自
妙 知時知未可
爭也 晉力未能服
楚受陳為非時

禮不伐喪楚行禮
陳不聽楚命

議論能品 知登
元年來聘肆夏節
夏納夏三篇周禮
之九夏也文王大

明綿三篇大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三篇小雅之首禮燕享之禮藉薦也

與審武子對魯意同而語不若彼之濃彼肄業及之一語絕妙

以叔孫為嘉賓嘉叔孫所以嘉魯君也 皇皇者華言忠臣奉使能光華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周忠信也

叙事妙品 不殯于廟殯不過

廟也虞及哭也此三句季孫以定奴本賤欲如此也不終君不計久遠事君之道 不以道取為略御止也一無禮穆姜再無禮定奴故曰多行櫓為匠慶取用故曰自及 聽政貢賦多少之政屬鄩助賦也官命徵發之命司馬首官掌諸侯之賦者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奴薨。不殯于廟。無櫛。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櫓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櫓。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為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鄩。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鄩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瑱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瑱。

議論叙事妙品
無終山我國名君
名嘉父

夏書一宕甚奇公
自垂問便好因事
納忠蓋好田則貪
武功必不肯和而
君有所好其情難
奪非詳述性事定
曲點醒真能廖也
原獸原野禽獸武
羅四子皆賢臣
羿是有窮君之號

夷其氏也寒棄賤
惡也
內實人

以議論為叙事法
此明是一后羿傳
叙事詳核而鍊整

靡夏臣獯音意有
鬲國名濯尋夏同
姓二國

過戈二國名燼遺
民也
后杼少康子

辛甲武王太史
重一官字便有味

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鬃，危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

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

春秋左傳 襄公 必存齊

芒芒遠也

箴古而腴簡而澤揚子雲極力撮之

九道開九州之道

恤憂也思慮壯念田獵也

重黷也

不敢斥尊故云告僕夫

荐聚也

易輕也賈以貨漸得其地也聳懼也

字字經略後人謀和莫出範圍

用明德為法度

春秋左傳

卷十四

九

必存齋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

結得附勁

駘音臺為邪所敗也鬢音釵麻髮合結也始鬢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鬢而已

武仲時着狐裘故指而說之

小子襄公方幼弱也武仲短小故云朱儒

朱儒

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附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紇救鄆侵邾敗于狐

駘國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于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春秋左傳

卷十四襄公

九

必存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

朔戎陵周而反執王叔晉悼甚矣

僖公初立

附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

挺挺正直也扃扃閉鋼也令善也

集人來定乘集賢
人以定之此逸詩

人來定也。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改行改辛所行也

往從楚也。昔力必不能，有陳斬截快甚。

公位阼階西鄉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子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

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

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

叙句簡妙優字奇
謂調戲也子蕩樂

轡字楷張弓以套其頸

平公見微子罕執法甚善奈何罕慮禍而執法耶

我從言不久亦當以不勝任見逐

恃賂魯故無備

平狐駘之戰

以弓楷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楷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敘事妙品

子國聘在五年

四月者五年之四月也。堙土山也。環城為土山。薄于女

牆

援鄭聘杞卒二事甚無謂。然調法却新

襄宮齊襄公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堙。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鄒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三

鄭操去聲

啓螿在孟春勸耕
在仲春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
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陳
侯逃歸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螿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隧正主徒役者

祿去公室季氏所
以浸強

子叔即剽聘在元
年

穆子厥長子也名
無忌立之使代厥
也

田蘇晉賢人游嘗
讚起好仁也
介助也景大也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
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附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

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

宣子即起也

辭今議論能品
拜武子緩報之言
尋成二年孫桓之
盟禮登階臣後君
一等

少安徐行也

委蛇順貌言人臣
自公門入私門無
不順禮從順也衡
橫也橫逆委蛇之
度必折于死亡

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
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
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為十四年林
父逐君張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叙事妙品

不以臣禮二大臣

簡公僖公子

楚圍陳故

黃陳侯之弟

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
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晉。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
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
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
年。奉而立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
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
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歿也謀于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孫于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

辟罪也二孫皆子孫子

衛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

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議論能品

不順衆而喜

語簡而盡

國產之父

春秋左傳卷十四 襄公 必不齊

晉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

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

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

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議論能品辭今妙品

晉楚爭鄭二十六

兆卜也詢謀也卜

與謀既多如競作

羅網徒多過動耳

事卒難成也

逸詩甚妙子駟引

之則誤

三年鷄澤五年戚
又城棣七年鄒入
年邢丘

晉人親鄭反不與

成楚欲以鄭為鄆

邑反欲與成

舍之子展名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

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

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

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君

命敝邑修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匪彼也行邁謀謀

于路人也不得干

道衆無適從

駟子駟名

亂略作亂侵略者

說意婉妙是善文
過然意味正于文
處深長

若相救下即接死
亡子弟下即接知
困意亦自足乃插
入剪焉夫人四句
如另起話頭而意
寔相承文執緩而
更勁曲而更盛左
氏每以擅長夫
人猶言人八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
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
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
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
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
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春公朝于晉

標有梅欲其及時
討鄭
臭氣也草木有氣
有味有氣味俱同
者何時之有言遲
速唯命也角弓取
兄弟婚姻無相遠
矣彤弓欲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彤弓
于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
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
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
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

禮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
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楚子伐鄭

敘事議論妙品
樂喜子罕名知將
有火災素戒為俗
火之政故臨發而
用之繼悉具備
搗音躬
閱華元子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
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緹缶備水器量
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
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
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造庀刑器亦如
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一篇火攻妙絕

問何故知天道將
火
味音晝嚼同

相土契之孫樂喜
預知天道本奇故
晉侯問之士弱明
宋本商之後能傳
其書故預知也然
以為必可知則愚
矣國亂則事變無
常無一定之象何
以知之

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
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小屋可撤大屋則以濕泥塗之畚簣籠也搗土舉
也緹汲索也在汲器也水器儲水之器量輕重計

人力之所任不同也。土塗備泥屋者，巡丈巡行丈
度也。繕守備，恐因災作亂也。表火道，火起則從其
所趨，標表之正，徒役徒也。具之以徹，先備納郊保
聚民各守其室家也。奔火所隨，火所起往救也。討
治也。庀刑器，嚴不率之罰也。出馬出車，細列其繕
備也。府守六官之典也。司宮奄人巷伯，寺人二師
左右師也。敬享各祀，其應祭之神也。祝太祝宗宗
人城墉，乃積陰之氣，故用馬祀之，以禳火災。盤庚
宋之遠祖，西方金能生水也。心東方宿，各味柳星
南方之宿，古者封火正之官，使之或食邑于心之
分野，或食邑于味之分野，以主出納之令。季春初
昏心見東方，而鶉火正見南方，則令民放火納火。
者季秋大火星伏于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
鶉火在午位，朱鳥有喙，故名味。心在卯位，木盛之
極，火從生焉，故曰大火。
火紀時明出納之令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議論具品
穆姜潘儁如欲廢
成公故徙東宮
艮之八未詳艮之
隨則五爻俱變唯
六二不變矣占法
五爻變者視之卦
之不變爻隨六二
云係小子失丈夫
正符穆姜事史蓋
諱之獻諛耳隨非
閉固之象故云隨
其出也君指夫人
姜曰亡言無出理
矣在下位者卑于
丈夫也姤淫也
穆姜猶知占法今
人何以不知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
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
不可謂利。棄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
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

春秋左傳卷十四襄公二十五年

議論能品雅音奎
章法雖先君後臣
而至于四民然細
玩綱領詳考始末
諸臣之讓其根原
也文字骨勝于肉
稍嫌其削

於此弗得出矣

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旬少于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飢而弗報原明晉
之邱民非譏之也

晉楚爭鄭二十七

從中軍 郭音專
從上軍
從下軍

從新軍斬行栗表
道樹也

居疾凡疾病者皆
居虎牢
肆緩也背過也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
荀罃士匄門于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
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
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敵也。分上中下。新四軍為三部。配以諸侯之銳兵。更迭撓楚來者。謂楚也。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若不用此謀而以力爭。則暴骨以逞。恐勞而未艾。艾息也。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豕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

情辭激切。壯而有氣。其態自溢。

塾監委瑣貌。

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塾監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春秋左傳卷十四襄公

春秋左傳卷十四 襄公 必有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會在成六年

歲星十二年一周天

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

成公衛祖魯兄弟之國

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

蠲潔也

春秋左傳卷十四 襄公 必有

共王之母

叙事妙品

施恩惠舍勞役

幣更以幣易牲特牲不重味也從給

取足給事

十年師于牛首十

一年師于向其秋

觀兵鄭東門自是

鄭遂服

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

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五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叅定

襄公二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

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

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

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

議論具品
相楚地

敘事議論妙品
以宋常事晉而何
成有賢行故欲封
之為附庸
孟氏獻子也輦車
步挽重車也如役

赴偃陽之役
發懸門以閉攻門
者于內孔子父多
力扶舉懸門以出
之虜首斯虎彌亦
魯人櫓大盾也蒙
甲于大輪而左執
之右拔戟以示勇
也百人為隊自當
一隊也縣布以誘
登者試外勇也辭
焉嘉其勇謝不復
懸也帶斷布以徇
示勇也水潦將降
向夏恐有久雨也
机控也其間偃句
之間二事伐偃陽
封向成也亂命既
成而復敗之也武

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戊鄭虎牢楚公
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犬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
子相犬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
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

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
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
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
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
幾許起伏跌頓
女成一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
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

春秋左傳 襄公 二

守武功可執守也
易余罪駕罪于余
也重任受此重責
也取之取決女罪
以謝不克也

自會因會而滅之

桑林殷天子樂

宋王者後魯周公
後皆用天子禮樂
舞師樂官也題識
也夏大也以大旌

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
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
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
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
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
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
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

表識其行列

著雍晉地

見崇現于卜兆

以用也

中國不相俘故諱
之而謂之夷俘
選偃陽宗族賢者
居霍奉姪姓祀
父以力相尚而子
以德相高結有深
意

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營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聞。
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姪姓也。使
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
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孫月峯曰。凡文字之整者。雖見法。而其境易窮。回
互參差。則變而多態矣。如此文。叙魯三力士。幾許
變換。絕無板重之病。雖然。文體尚變者。尤貴
淨鍊。否則草率散漫。不若整之。猶有矩也。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母。庚午。圍宋門。

不攻圍而攻其城門

於桐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
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蕭宋邑

于大丘

周謂天王

附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
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部孟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
之三士乎

晉楚爭鄭二十八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牛首鄭地

巳酉師于牛首

敘事議論能品
黜滅尉止之車也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

及尉止獲俘又折之以重多非禮不使獻所獲

為田正封洫而侵四族田

叙詳核然覺煩矣煩者須以奇波跌宕不爾只宜淨鍊

西宮之朝公宮也

知之先避

尉止等五人皆士也

以子西形子產不

帝天壤 子西子

駟子公孫夏也尸

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

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

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

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

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

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

先臨尸也。授甲分兵器於家眾也。為門者置守門也。子蟠即公孫夏

辟法也。聽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死書挾載書也

子產之論可謂破天荒矣。子孔從之亦奇

門者。危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

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

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

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

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

叙事議論具品

觀此乃知制與虎

牢原兩地杜註誤

將歸鄭服則以還

鄭

晉楚爭鄭二十九

陽陵鄭地

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

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

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

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

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

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

成行。言去之勢已

退之謂退楚宵涉畏晉知也

致怨為後伐之資

命令也勝不可如我所令要以必然

叙事議論妙品

右助也

處之。處叔于河上也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各使

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

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

其屬 篳門柴門
閨竇小戶

訟必有根原今止
述間語想亦辭窮
七姓中伯與之祖
其一也牲犧牲用
器用為王供祭祀
孔驛旄赤牛以牛
盟重之也 辰音
止

要即契

單靖公代王叔

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
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
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
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

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叔事能品
晉作三軍等十大

春秋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七

國則霸王之政令必重其貢賦魯將不堪盟者恐季氏將中變也

毀乘者去其私乘以足三軍之數

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捨。

魯故有三軍時已廢壞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作為名請分為三而各征之役邑屬邑之役已分入季氏則無公家之征不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入已半為臣取其子弟之半也盡為臣盡取子弟止以父兄歸之公也不然不捨不如是則三家不捨其故而改作也其本謀如此

議今妙品叙事辭令能品

章旨只在固與二字疾急也晉不急爭楚必不畏而來侵何以固晉之與何為二字貫下三句甚勁有力言何策而致然

先作二械已近戰國之習矣傷哉民也無辜而肝腦塗地

數語復前祇增重賂意耳

晉楚爭鄭二十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

春秋左傳卷十五 襄公 必不齊

叙東西南北錯落見致許舊國鄭新邑

右還者北行而西

道敝疲于道路也

蓋於粉切積聚也積年穀而不分災

陪蒲北反斃也

天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營
至于西郊法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法變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法更變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
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
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
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
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
十二國之祖明神歟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

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
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
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

言非使人之罪

逆迎而服也
晉楚爭鄭三十一
自是鄭服于晉
辭令具品 奭音
綽

春秋左傳卷十五襄公

納斥堠不相備也
應前固與

應前重賂

三師皆樂官軌音
屯淳耦也橫陳之
車與軌守之車相
耦共十五乘肆列
也懸鍾十六為一
肆二肆三十二也
鐃音傳二十八六
也

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
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殿鎮也
論甚正文則套矣

有戎患則不能渡
河以服鄭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
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
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
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

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以鐘之金鑄盤

謝前年伐鄭之師

周廟文王廟一曰宗廟以祀所出之王也外城外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謂高祖以下六國皆周公支子廟祖周公

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

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

取鄭也

附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

辭令具品

也 姑姊妹父之姊妹

秦景公殊為楚共王夫人

郭吉詩

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附 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邾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不存其地

叙事議論具品 營中軍將魴下軍 佐 荀偃字伯游 習學也知伯即營

代荀偃將上軍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附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

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

樂厲最為侈汰

刑法也

通篇章法不甚勁
鍊昌黎甚祖之如
于襄陽書等是也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二語却醒錄

辭令議論能品

弘多是連綿字言
辱社稷者大而且
多也春秋謂祭祀
寔寔音真夕塚壙
之稱古人既葬而
謀謚故以寔寔為
言耳

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寔寔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臨終之命其辭甚共

子庚楚司馬

庸而楚地

事合于時

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

議論能品

有征則卜如是者五年而歲乃習請其祥歲歲星也歲星所在伐之則凶一卿謂良霄位不偏則大臣睦疾楚則事晉固否歸則廢其使來之意君臣不睦而事晉不固也一反一正巧而錄甚

事禮也

附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巳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

辭令妙品 士匄謚宣 伐喪為不德者通 楚故比于伐魯

緣飾語甚佳

無衣故被苦蓋無 居故蒙荆棘

滿明也 就事實連易入排 徑乃離環文秀既 竟嚴栗亦復流動 妙甚 嗚音龜

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所嘯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

鍊調法妙

不復無隻輪返

角執其角也。倚居蟻切。旁曳其足踏斃也。相繼于時供職無曠也。意常如殺無有敢貳過音別遠也。

膏肓孟蒙三音悶也。青蠅取愷悌君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魯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

子無信讒言辭謝也。齊子叔老也。

札樊之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叙事能品詳悉可觀。然稍覺碎。標役在十一年。

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附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

詩取必濟故具舟

北宮括謚懿

不固言不肯濟也

飲毒多死

語都俊但屢惡偃
專而復自專其失
一也

游口語亦俊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共

必有濟

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師。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師所

中行能自解

軍帥不和恐多為
秦所擒 遷延却
退貌

鍼黶之弟二位兄
弟也戎路戎行也
鞅句之子
而汝也以之誣鞅
屨之肆甚矣

臨事情慢
不書者亦以惰故
攝者能自攝整從
子蟜濟涇

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共

必有濟

每見勢家與亡大率如是

叙事妙品碎叙與前章同然色較濃秀戒勅也命共宴也服而朝待命也盱古且反宴也皮冠田獵之冠威文子私邑蒯文子子卒章曰彼何人斯唐河之屢無拳

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如威為亂師曹一波

并妻子居戚

遽大夫二波

即便廢立未知孰賢伯玉懼難速於出竟

江宮近戚子展獻公弟亦懼而奔

郵音網使子行往請和公時居郵

郵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藥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藥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周○匪○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人

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

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

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子

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郵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

尹公他三波
差初加反二子陀
與差子魚即差
禮射不求中
鞫音瞿車輓者
反之陀復追也

射佗中其臂
子鮮公母弟
定姜語四波
告
于宗廟定姜公嫡
母

使弔五波
瘠叔名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執事諸大夫也不弔不恤臣也不敏不達事君也增淫增其淫惡發洩以成逐君之事然四字欠雅欠鍊自傷悼違弃而去重恤謂愍其不達命也重拜與重恤照復命六波鱗音專寄郊七波以糧歸貪也後事即干此完案與戰燔法同

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

幸穀八波 欲殺穀以從君也不說初不樂初之從君見非本懷狐裘喻一生盡善羔袖喻從君小愆耳臧孫二論六波大意與厚孫同然乍抑乍揚最有色態

成國大國也 叙事妙品

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乎？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附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二軍可也。於是知

朔，晉長子也。次子盈生而朔死，冀裘士魴子二卿死，子幼俱未任為卿，然叙法變甚

此是孟子貴戚之對意，同以規君也。臣子自盡之誼，不爾

一反一正中間一句，若下不板不急，此法極佳

左翼作匱神之祀，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傳中三致意焉

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冀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附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

貳卿佐也

卿置庶子以佐家
大大有宗子之貳
副以相室
賞謂稱揚

章更也補補愆過
察察得失

工誦箴戒之詞士
早不得徑達聞君
過失傳告大夫商
旅陳貨于市以示
特所貴尚
道人行人之官
官師衆官

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役在前年

辨令具品

環靈公名將昏于
齊故先賜之命

議論具品
中行獻子有偃也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做。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附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

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春秋左傳卷之五 襄公 三

有君謂剽已立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附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五

羽毛于旌也。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故借而弗歸。時楚徙都郢。尚未有城郭。增其名。謚君為共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明吳戴文光岡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襄公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

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

議論能品 丁一年毫盟

春秋左傳 卷之十六 襄公 三

賢哉向成廉而信
友賢哉伴茂靜而
愛凡

官師劉夏

叙事具品議論能
品

蕩到之父

當時卷耳詩如此
解今改為思文王
何也

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附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

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

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

為宮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

議論妙品

亂在十年三丁父

皆為尉氏所殺

後慧俱樂部

公孫黑字子皙

別言三人見司臣
獨存私溺也

千乘相謂子產等

不為子產殺三盜

得賂而歸之是重

淫樂而輕相國必

無賢人故也

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附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

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棧師慧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

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卜

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

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

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

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成郭以備齊

邾人亦貳于晉莒前伐魯未討

辭之妙品

國策極祖此語

越鄉必為益所害

請死請免死也其里子罕之里中富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

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附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

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

實玉得富也

狗堵女父之族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

溴水名梁隄也。爾雅梁莫大溴梁。

後使復其所

附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

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

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

孫豹如晉。

敘事能品
羊舌肸字叔向代
士渥濁為傅君臣
張老子代父為司
馬韓襄無忌子虞
丘書代程鄭為御
改服除喪也烝冬
祭也曲沃祖廟所
在而下者順河東
行也侵田諸侯相
侵之曰

必類者歌古詩各
從其類高有二心
故不類

不庭不王也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
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
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
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且曰通齊楚之使。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戍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敘事具品
許欲叛楚故請遷
歸諸侯戒師于諸
侯以伐許鄭許有
宿怨故伯親往齊
子叔老也
時以伯國為重鄭
伯乃夷于大大經
特序于伯臣之上
不使君夷于臣
楊梁在十二年

許未遷故
速莊子名獻子子
微要也
塞海陘為拒齊之
討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
故也。夏六月。次于棧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
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
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
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辭令具品

禘祀三年喪畢之
吉祭未息新伐許
楚
大請大有所請

庶幾晉求救聞謂
間暇

圻父為王爪牙不
修其職使百姓困
苦

卒章言民困替替
若鴻雁之失所鳩
集也

陳卑宋不設備

叙事具品

越境而獵且飲馬

瓶林云飲器

詢音勾罵也厲惡

鬼

叙事能品

前年圍邾避孟速

逆者救之也旅松

近防地

送訖旅松而還守

防三子甚勇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言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懼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我北鄙。

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卯。卑，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圍滅紇於防，師自陽關逆滅孫。至于旅松，邾

叔紇滅疇，滅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

叔紇滅疇，滅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六年

齊人失滅紇故去之堅紇族

堅之以禮自處如

是杙音弋小木也

叙事妙品

臣閱弟卑比闕子

弱伶弱之也鉞音

披刃戈也盧門宋

城門合向戌邑後

屋後其妻吳妻

左師太柔矣王導謝安祖之

春秋左傳

卷十六

五

必有齊

師去之齊人獲滅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弱卑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

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

無罪賊曰卑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

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

蓋掩也

短策而騁惡之也

瘠音制狂也

短策瘠狗寫得簡

隋

議論妙品

國父白色居于澤

門子罕黑色居于

國中故云語韻在

替黔二字

打普卜切杖也扶

音勅擊也

語入情

語正大

祝之又切

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
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瘠狗入于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附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替實興

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

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

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春秋左傳

卷十六

五

必有齊

叙述似檀弓妙品
苴麻之有子者取
其粗也

之本也

附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

為大夫。八者皆士禮故其老疑焉。嬰謂齊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蓋侯制降川卿禮故卿

亦降用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

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

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

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

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

敘事妙品
獻子弒厲公

梗陽邑名。臯巫名
夢中併見之。巫夢
與獻子同奇甚
知獻子必而動之
立功獻子聽之皆
異人也

彪晉平公名

祝文甚勁鍊

漢梁盟在十六年

於平陰城南防門外作塹橫廣一里

衛意防門不足為險

析文子字子家齊大夫知子言相知

也魯莒在齊東自其鄉入則腹背受敵矣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必有齊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

斥埃也設兵為候疏建旌旗偽以衣服為人形建旆先驅曳柴以揚塵皆以示衆也

三用齊師其遁固增態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別聲

綽最皆齊勇士以衾人殿師為辱衛恨二子故塞其道以遺晉禽

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必有齊

纖悉如繪造語亦俊
脰音豆項也
衷中央咽喉

其右州綽之車右
後縛及縛也袷甲
面縛縛于手後唯
見甲之袷與面也

凡叙戰事必先述
三軍帥佐此章至
是乃出是變法

秦周魯大夫秋音
秋秋也
殺犬以示暇楫音
荀木名
南弱皆晉大夫

迫還迫近盤旋于
門以馬過數其門
扇之幾層示不恐
也太子名光師速
師行速也疾略疾
略其地也

厄之欲突圍而出
也東侵晉師略地
也

叙事議論妙品
晉楚爭鄭三十二

公子嘉字子孔去
諸大夫欲專權也

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
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袷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
攻險巳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
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
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其御
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楫以為公琴
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
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
駕將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犬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
侵及濰南及沂通篇叙記纖悉字句鮮秀至後連
用二克字三門字三焚字一圍一
伐一殺一斬錯落有致而
勢若奔泉赴壑奇觀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子庚楚令尹午也揚豚邑名其尹名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城上棘者將涉類故于水邊權築小

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入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蟾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

追補三子不在國

城以為進退之備

連用次涉等字彷彿前篇

魚齒山下有澧水故曰涉

三層收結大奇占氣不如知天知天不如信人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在西北

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脊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及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歎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澠水。季孫

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

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城武城

叙事能品 督揚即祝柯

正魯邪界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
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

偃將中軍加賄之 五疋為束四馬為

乘古者獻物必有 以先故以璧馬先

賜壽夢之鬲吳所 獻于魯者 目睛

努出 反復往而 候也

荀吳母鄭女 目開口禁

大夫稱主 藥盈謚懷

自恨以私待人

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鬲

荀偃癘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

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

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

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諫論具品

拜師謝討齊黍苗
諭晉襄勞魯國猶
召伯

六月以晉侯比吉
甫之匡王國

議論能品

兵兵器林鐘六律
之一銘魯功于鐘

上

天子銘德不銘功
諸侯動合時動有
功則銘之大夫銘
其為國之功下
等三者之中為最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十一

必有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附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幸倖勝也

叙事議論能品

醜音宗顏醜皆母
姓

諸子內官之號仲
子戎子皆宋女

列于諸侯之會

廢徙東鄙

微服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釀聲姬生光。以

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

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

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

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十一

必有齊

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

怨衛教公易太子

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附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

伐秦在十四年

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

使以行葬

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以厚不能諫君廢立故以國討為文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十年尉止作亂知而不言。前年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以自守

亦以國討為文

子然子革父子

孔子良父宋子圭

媽皆穆公妾

子孔與二父相親

故相助其子

子革即鄭丹為楚

右尹之官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

子孔。圭媽之子也。圭媽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

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

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

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敘事具品
夙沙衛以叛故圍之。號之召衛也。乃下城與齊侯語。齊侯佳其不欺。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欲戰死。故復登。傳食會食也。

載馳取其欲引大國以自助。叔向知齊不肯以盟。服故許救之。
共子石買悼子買之子石惡

附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若作偶語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偻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

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

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

尋盟

齊與晉平

驟數也

敘事真品

背楚之晉

畏黃逼奪其政

兩人奔楚以自理

徵發無準

盟故也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不能無才也其志則可嘉

齊魯久絕今始通繼好息民故曰禮

敘事真品

戊聘在十五年

段共公子子石武賦盡八章見二國

親如兄弟

武子賦魚麗除聘

宋得時公賦南山

喻奉使為邦家光

去所避席也

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春秋左傳

卷十六 襄公

左

公南齊

議論能品
悼子寧喜

猶有鬼神言鬼書
也對上人非深一
步

春秋左傳

卷十六

五

必有齊

附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語○激○而○悲○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痛○切○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叮○嚀○鄭○重○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

間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

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議論妙品
漆間丘二邑

故作發端

兩詰謹嚴

兩答痛快

主意只在子為正

卿而來外盜一語

分在兩層一發端
一詰問一正破六
段雙排于不能中

春秋左傳

卷十六

五

必有齊

又作三層虛實相生敘斷互用不可中正反層疊文章家祖之

已結答矣夏書以下又反說一段申明壹字此文家正法若正待反說透盡而始正收則文勢緩散矣

春秋左傳 卷十六
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念茲在茲凡行此事當念可施于此台釋茲在茲凡欲除治于人當

顧已有之否名言茲在茲凡有名言當思可行于此否允出茲在茲信出于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如是乃成功也將謂以下正解書意言非但意念也當須信已誠至必誠信之通由已專一而後念功則功可成耳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附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蓬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

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敘事謬論能品

子馮信其言遂以疾辭

曲寫佳得醫而色更濃

追舒字子南

敘事議論辭令妙品 樂屢謚相

祁宣子女厭棄妻孟母 幾亡室言亂甚也

言盈怨范氏欺桓子死而專政又怨不為桓怒鞅而反與寵位又怨同官而專權又怨同官而專利凡四段

言盈誓以死作難徵證其有此

為令尹

樂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歿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歿而益富。歿吾父而專於國。有歿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

劉使盈築著邑之城在外易逐

十人皆樂黨

有閒雅趣 逸詩

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歿。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

一一應轉若今作序記然
斷言向親親與弟同謀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係惠我無疆也。

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壹以弟故不免其身。三事以不排見勢句亦道古。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旌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

二復加對春風。與乘同載也不見不欲市德也不告不謝免矣之德俱為社稷故不使得視。

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

異地多生怪物。

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

大寵謂六卿。如是而謂之妬。寬哉。

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

為所劫掠。

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效。昔陪臣書能輸

鑪錘力到色濃而調道。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 七 必有齋

尉氏討奸之官

布四體無隱

尤晉逐盈而自掠

之是效尤也候送

迎之官輟輟關名

議論能品

禁錮之使諸侯不

得受

政須禮而行身須

政而固

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
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
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歿於尉氏不敢還矣
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輶輶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會于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
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

簡附近國策

待之如樂

平陰東閭之役在
十八年

自比於鷄聞勝而

先鳴 勇爵杜云

爵位陸云設爵觴

勇士

為隸尚新未得效

勇

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
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

附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
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
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
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
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春秋左傳卷十六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七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叅定

襄公 四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于沙

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 附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

叙事議論能品
出而遇雨過御邑
大夫武仲多知時
號聖人故譏之不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知時雨何以爲聖

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

辭令妙品

少正官名晉悼九年魯襄八年

轉頓詳委步步作態

戲役在九年

競強也

不共于上正有禮

干音煩難處好

出脫

蕭魚役在十一年

臭味俱同者無差

池不齊土實土地

所有宗器宗廟禮

樂之器齊盟同盟

會歲終朝正也石

奠字子孟

酎除又切三重醇

酒也嘗酎嘗祭之

酒靖東夏謂澶

淵之盟在二十年

不意之征役數數

而至

朝夕在庭謂能量

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
令倍其賦今人常語耳誰知爲國蠹哉

附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

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討之澳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鄭之心在晉則雖不朝日日如在堂下以為口實謂但但據一次不朝即據為罪將不堪而他往

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受錮樂氏之命

附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議論能品

附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

段字子石黑肱子黜官減省其官四時祭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

伯張即肱

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盈在齊故復錮之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叙事妙品
作食謎語有味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

舉止奇有味

居謂如舊事君

棄疾處君臣之間

倉卒應對不失針

芒行掩其言從容

就義申生之儔也

唯二三子少忍之

豈可犯命移尸

子馮前聽申叔言

而托疾不仕矣今

復代子南宜申叔

之絕之

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

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

請徙子尸於朝字○子○苦○心○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句○略○變○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句○略○變○曰吾與殺吾父行

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

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

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句○略○變○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

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

觀起車裂深○切○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寫○得○如○生○至謂八

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

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附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

馮能下問如是宜申叔終弗絕而告也

自御即塵尾打牛意不能當道取徑速歸急告八人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叙事議論具品販浦板切字子明薑之子

良駟子太叔販弟

類謂濟惡

不討專殺之人未盡善也

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

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

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

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

曰惟命不干常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悼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敘事能品 慶樂二慶之族

陳人城治城拒君板隊築城之版墜地二慶怒其忘事遂殺築者役人怨怒相告而作亂

敘事細委頭緒多而宗括有法讀之燦然無痕妙品

藩車有障蔽者其
士從盈者曲沃晉
祖廟所在蓋諸卿
分掌公邑而此屬
樂氏午曲沃大夫
伏之匪盈也

魏舒謚獻書入插
不備
攢六氏大有筆力
整而不排 魏絳
謚世舒絳之子私
親愛也 成八年

莊姬之謚樂卻為
徵 韓起讓趙武
故睦 代秦違中
行逐士鞅范宣子
佐中行于中軍
知罃子荀盈謚悼
知氏中行氏同祖
故聽焉 程鄭亦
荀氏宗
固宮宮之有臺觀
備守者

夫人有杞喪
恐樂氏有內應距
故婦服而入

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
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
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
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
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
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
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
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
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纒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
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

春秋左傳卷十七襄公六年
必齋

驂乘必持帶備墜也超乘跳上獻子車撫劍援帶劫之也

丹書爰書也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之

如日言不負要罪如日也

出豹閉之門外踰越也隱知牆也

臺公臺乘登也

矢已及君屋不得不死戰用劍短兵

相接也攝車乘樂敗而引車追之樂盈族訟于天言雖死不舍樂罪注屬矢于弦也方注欲射車轆槐根而覆 魴盈族 敘事議論能品 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鋒 傳摯申鮮虞子 貳廣公副車 左翼曰啓取開導 義右翼曰肱取腋 下義去劫切 四人共乘殿車先申為前軍啓肱為旁軍大殿為後軍

春利左傳 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

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細列陣法其務舊臣任武力

秋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春秋左傳 襄公 必存齊

言有急不能顧君
欲弑以說晉

行義過君尚自裁
抑况弑君之惡過
于背盟主
孟門晉隘道熒庭
晉地張武軍禁壘
壁也以示勝郟邵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
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
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
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晉邑取而守之封

晉尸于少水以為

京觀平陰役在十

八年

叙事妙品

公鉏名彌悼子名

紇 申豐家臣臧

孫之知不及申豐

遠矣

客上賓也

酒樽既新復潔潔
以示欽重潔潔同
獻酬禮畢通行為
旅使與齒使從庶

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

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

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

好、做、作

子禮失色恐鉏不從也馬正私家司馬所位也

以燕享之具往
出自私家為左宰
仕于公也御駟
屬官名錫孟莊子
庶子孺子秩弟
為孟孫為之後也
使孟氏與公鉏共
憎臧孫
秩固當立若立錫
則季之力過于臧

之立悼子 立言
側喪主也

意在動季成則仇
臧

疾疾而報以廢長
愛我者懼矣借其
言以自修則可

孟氏欲為公鉏仇
臧

辟音疋將葬穿藏
藉除借人治墓道

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
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
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
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
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
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春秋左傳卷十七襄公九年

正夫隧正也以甲士從已而往視畏季孟也

宣叔武仲父鑄國名

姨母之女中表姊妹

在鑄還舅氏

不弔猶言無告

臧為背賈自為已請智不足謂使

春秋左傳

卷十七

六

必有

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

無恨委曲

甲從慮事不周二勳文仲宣叔辟邑二字見要君其人從者問倘盟我臧氏罪惡將以何辭臧謂廢長立少乃季孫所諱必無辭以罪我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所載章首者東門殺適子而立宣公僑如譜公與季孟于晉椒即子服惠伯孟獻子孫

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知哉

述語自妙餘致淋瀝

居語助聲猶言誰與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六

必有

叙事具品辭令妙

且于莒邑

欲以盟夢二子無死戰

梁即殖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無罪而死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議論能品

與之田邑而自道
伐晉之功滅孫知
其將敗不欲受之
故激之怒此其知也

晉安將復事之

知謂能避齊禍

不順不怨謂廢長立幼

附齊侯將為滅紇田，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七年 齊

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

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唐杜二國名

三立之論始此

祈廟門

辭令妙品

子西公孫夏

起聳拔聞字伏今名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七年 齊

迅激沉痛令人悚然

前分令名令德此合一句

又分二證再合

語絕勁峭重用子字尤有態結語緊接而陡住道宕之極更無容再着語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
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
馬○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
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請罪于陳

前年齊伐晉

不設賞罰之政

請會期

族眾也自害其眾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
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
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
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 三

介根首邑

敘事妙品

轂音格躒音歷致楚師挑戰也求御欲知地利公孫射犬食邑于宛不可與言當下之勿與同等犬對言國無大小凡在上卿不可軒輕叔喻小國無大臣部婁培壤同小阜也坐于外後食異車皆慢之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將及楚軍方與犬同乘轉衣

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囊而冑入壘皆

襜也踞而鼓示問暇也犬恨其慢已不告而馳二子不懼入壘皆下搏楚人以投楚軍收其禽獲挾其囚虜犬又不待而出二子超乘復射而示問暇且不怒犬止以兄弟之義責之謂胡不告不待犬託言力怯遂皆笑其性急不能更屈而已如此絕技如此淵度皆後人所無即有之亦無此奇筆描寫矣卒終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附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春秋左傳

襄公

七

必有齋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

附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持穀洛間。王宮齊叛晉。欲求婚于天子。故為王城郊。

議論神品。

公孫揮字子羽。

降階謙下之道。

釁滅字然明。

謙之與失神其別。

甚難得此一剖。

階道也。登居大位。

也。知人知人道謙。

恭之宜。

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

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巢。卒。

議論能品
前年孝伯為晉伐
齊

大志謂弑君
不嚴欲收眾心也

徒空也

叙事能品

棠公棠邑大夫

使偃為已取也

齊丁公崔之祖桓
公東郭之祖

坎為中男故曰夫
變而為巽故曰從
風風能隕落萬物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寡婦曰嫠

因此怒公

問問疾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杜謂重言侍人別
下賈豨弟嬖人反
覆自宜殺之何必
謂非一人
崔官近公宮或淫
者詐稱公不可知
干振音杆鄰主行
夜者得淫人即討
之不知他命

高唐齊別廟并祭
河侍魚者監取魚
之官祭宰之妻子
饑滅平陰大夫公
外嬖 莊公所養
非國士故死難皆
嬖臣

意議章法何法俱
妙
口實祿養也養培
養也
已私欲也為私欲
死應有私嬖與其
難 前段叙死後
段叙亡中間着不
死不亡者相形處
令人三思

齊
僑如成十六年奔

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申服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饒、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

秦本紀三〇弗許想祖此

八八束手而死力士不足侍也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

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杼、大、三、傳、襄、公、七、

望高品貴如鳳在鳥中

史氏之權如此

推下其妻

奔中狹道也一與一言道狹無所用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道廣則眾不可當相形有致

側瘞也。嬰音殺。喪車之飾。

不殯于廟而用大夫之禮。故悉記之。

叙事辭令具品

以弑莊公說于晉

宗器宗廟祭祀之器。六正六卿也。

師旅是出者。處守是居者。摠承上六

正以下言。孟椒字子服。謚惠。

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妻不躡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

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

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

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

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獻公十四年奔齊
晉侯逆之割衛夷
儀以為其居崔杼
質衛侯妻子欲分
其地

敘事妙品齊桓晉
文無此氣象
突穿也

不載公以巡城辭
重社稷也觀下使
之行賂自見

舍止也雖急不使
男女君臣無別故
辭以不祥
御門禁侵掠也但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附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欲服之耳免喪服
擁社抱社主以示
服 繫馬韁執贊

三語修臣禮也子
美即子產數俘止
記其數不以歸也

被社四者正其衆
官修其庶職以示
安定之義 節兵

符也
意甚妙惜辭未鍊

趙武與屈建相知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附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

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叙事議論具品

屈建字子木

其間楚兩軍之間
墊隘雨水也私卒
家兵也簡師簡歸
公家精兵為伏陣
奔亦視之看其形
勢而救助也

傳相薄也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屏。子孟帥左師以退。吳
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
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辭令妙品高渾春

勁以質勝巧

闕音烟先王謂武

王神明謂虞舜

胡公闕父之子名

滿質而不臣禮尚

尊敬且凜于亡國

而生敬畏併祀宋

為三恪也陳乃周

甥故云自出

桓公之亂在魯桓

五年厲公蔡姬所

出

三之自是其章法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

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

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人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手 必存齊

億數也不可算數
其勝惡
告晉伐陳

收得緊閉

各致其辟一語殊
覺支吾蓋此意難
言後愈流遺

一圻千里一國百
里

此却有根據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轉妙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

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

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士弱謚莊

拜謝受其伐陳之
功 前雖入陳未
成故更伐以結陳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附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

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叙事能品 掩子
馮之子
字面儘有深意但
三字排句屢見便
入套不能動人

書土田記其土地所宜度山林量材以共國用鳩
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以備田獵辨京陵絕高曰京
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表淳鹵表異墉薄之地
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下濕之地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
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
曰町牧隰臯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下平
曰衍有流曰沃平美之地制為井田籍馬籍其毛
色歲齒車兵甲
士徒卒步卒

議論能品

舟師役在二十四

年牛臣巢人啟

開也

能度事者能殺人

以安民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
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
短牆以射之卒

附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
也以與薦掩

議論神品

仁為知體知為仁

用可為論語愛人

章註疏

真能愛人方有此

精力

為政次第如田有

叫

與言求復國也

附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
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附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

妙喻可思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

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春秋左傳卷之十七



